

(台湾)司马翎 著

司马翎武侠精品集



翎
羽
飞
飘

司馬翎武俠精品集

翎羽飛飄

二

太白文藝出版社

第五章 飘 梦

宇文湘月的出手，绝对没有一丝留余地，似是想这一带卷出，便出断了玉珊儿生机。

玉珊儿已是筋疲力竭，加上左、右两臂的玉针之毒已在发作，想避已是不能，更何论反击！

眼见，那缎带泛成一道粉红光辉迎面已不足一尺；忽的，一道白光破满目红雾。

白光是翎羽，羽转如风轮；那一圈圈回旋，似极我佛如来顶后的般若光轮。

在这白色光轮之中，那满天而至的粉红淡影为之失色、消失！

双方终究一接触，刹那，白色光轮化成雾，雾是翎羽的毫！

这雾，如纱、如诗、如梦、如……情人褪下最后一件衣衫——

羽梗呢？

梗，已第二度透断粉红缎带的十七波峰处！

一切，都静了下来；屋内，呼吸可闻。

宇文湘月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双目微闭，竟忍不住滴出两颗晶莹泪珠来。

有谁，能晓得这些日子来她心中的思念？又有谁知道，自从昨夜伊河畔知道翎羽的主人是李北羽后，已在心中反复念了多少回他的名字？

甚至，身中狄雁扬剧毒之时，对生死未挂于心；只念，那李北羽能倏忽出现在眼前！

只是，方才那一翎羽，已然击碎她的梦。

如——，那翎羽毫之散无踪。是，无踪如雾消。

宇文湘月看了看李北羽，再看了看屋内的三个女人，忽的仰首大笑。

笑，尽是百般心酸悲凉！

良久，她才盯视着玉珊儿，嘴角微微抽搐牵动。

终究，一言未发转身跃窗而去！

☆ * ☆

☆ * ☆

☆ * ☆

宇文湘月走了，葬玉、埋香也走了。

三个女人，走时却是同一般心情。

李北羽轻轻一叹，唯有心里苦笑。

以前，每个女人都知道他李北羽，现在也是。

差别的，眼光不再相同！

蓦地，玉珊儿一声怒嗔：

“还站着像傻子？”

李北羽一愕，忽地仰天大笑；只有一个人还是没变，那就是我们玉大小姐！

李北羽当然立刻过去扶住她，然后，让她四平八稳的躺到床上。

今晨以前，躺下的是李北羽，现在主客异位！

玉珊儿竟然有了李北羽的习惯，嘻嘻一笑道：

“快，帮姑娘我脱下靴子……”

靴子，是小蛮靴；李北羽方一愕，耳里又传来玉珊儿的叹气声：“你有没有看过谁上床睡觉是穿鞋子的？”

这妞学的可真快。

所以，李北羽只有苦笑服侍。

玉珊儿待李北羽一切搞好了以后，才嘻嘻一笑，道：

“好啦——，你现在可以去找那位王大夫来替我看病了……”

这是什么世界？哥哥我原来是被人服侍的，怎么这一下全颠倒了过来，主客异位啦？

蒋易修足足喝了两个时辰的豆浆，这才和狄雁扬和王克阳分手。

当他还在往戏水楼的街道青石板上走的时候，前方竟出现了一个不可能出现的人。

李北羽！

蒋易修讶道：

“你怎么敢现在下床跑出来？”

“怎么不敢？”李北羽只有叹气：

“现在躺的是玉大小姐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蒋易修显然知道一定很有趣，所以他提议：

“找个可以吃可以喝的地方坐下慢慢谈——”

“不行——”李北羽竟然回绝。

不行？这小子有吃有喝的什么时候说过不行来的？

蒋易修加强语气道：

“这趟是听故事的人请客——”

“不行！”回答一样。

蒋易修摸了摸李北羽额头，怪叫道：

“好烫——”

李北羽摇头苦笑，只简单的说了句话就让蒋易修跳起来。他说的是：

“昨晚和风流王战，宇文湘月和玉珊儿玉大小姐全看到啦——”

☆ * ☆

☆ * ☆

☆ * ☆

蒋易修听他朋友口沫横飞，又骂又干的把整个事情说完了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。

李北羽叹气道：

“你不信？”

“我信！”蒋易修说的很肯定。

“评语呢？”

“笨！”蒋易修指指李北羽道：

“你——”

“我？”李北羽抗议了：

“为什么是我？昨晚你和那个‘风流王’王务先不是也没发觉？”

“不是这件事！”蒋易修叹道：

“我劝你这只秃鸟最好赶快飞回去戏水楼看看……”

李北羽脸色一变，道：

“怎么……？”

蒋易修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别急——，我的意思是，昨晚那个‘药师王’王老头已经被我们玉大小姐软硬兼施的要去了三份治疗葬魂玉针、埋魄香兰的解药……”

李北羽没有时间苦笑，拉了蒋易修就走！

☆☆☆

☆☆☆

☆☆☆

“昨日君戏我，今朝回报来；若有心想见，玉风中倚栏。”
下款是：

“遭殃莫怨，玉珊儿，留！”

粉红短笺，却足以叫昂昂七尺男子汉为之心醉！

蒋易修等了半晌，方一大巴掌拍落李北羽肩头道：

“喂——，秃鸟，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你没看到‘玉风中倚栏’？你让人家等的把栏杆给压断了，那就有的惨啦——”

李北羽当然不笨，又是转身一拉蒋易修要走。

蒋易修可不干：

“慢，慢——，小手勿拉、小手勿拉——哥哥我可不愿去那玉风堂吹西北风……”

李北羽双眼一睁，道：

“你够不够朋友？”

这什么话？哥哥一夜未睡还不是为了你，竟然讲出这种话来！

蒋易修立即大声道：

“十成足金的够……”

“够你的员外头——”李北羽笑骂道：

“人家杜鹏都能陪哥哥我去当奴才啦——，你……？”

这是什么世界？蒋易修只有整整那套员外服，昂头阔步、一马当先、义无反顾、放屁当没听到的往外走。

李北羽瞅道：

“你去哪？”

“废话——”蒋易修大叫：

“去玉风堂把他们吹垮……”

话说的大声，一踏出门口还在庭园里，又回头朝李北羽道：

“可不可以不去？”

“不能！”李北羽斩断坚决的回答。

“真的不能？”蒋易修已开始挽左边袖子。

“不错！”李北羽无动于衷。

“肯定？”这次连右袖都挽了老高。

“绝对！”

“好——，你真的要哥哥我去是不是？”蒋易修索性脱下了长袍，大叫道：

“去就去，谁怕谁？”

很迅速的，我们蒋员外又立即穿上了衣服袍子，转身就走。

李北羽一笑，方同并肩，忽然两个人同时停了下来。
为什么？

杀机！

一股无与伦比的杀气！不，是两股！

“是四股！”李北羽叹道：

“只是其中两股特别强罢了——”

蒋易修叹口气，道：

“好像很利害的人？”

“对！”李北羽叹道：

“天下哪个王八乌龟蛋敢说雷杀和萧饮泉不利害，我保证他一定看不到明天的日升……”

蒋易修瞅了李北羽一眼，道：

“你敢不敢？”

“不敢！”李北羽叹气道：

“哥哥我可没英雄到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……”

雷杀就看着李北羽和蒋易修谈笑的侧身而过。

他身旁的葬玉和埋香似乎有了不平常的呼吸；至于萧饮泉，他可以感觉出如一头猛虎发现上好猎物的气机。

沉稳又威猛！

雷杀淡淡一笑，在李北羽和蒋易修侧身而过的时候，轻轻送出两股气机。

撞到蒋易修时，蒋易修边谈笑，边挥手的经过；撞到李北羽呢？只见他身子轻轻一颤，前后晃动了几下，才举手拭去额上汗水，双双走出庭园而去！

雷杀双目精光暴射，沉声道：

“哪一个功夫高？”

他是问三名手下。

葬玉和埋香的回答是：“蒋易修……”

萧饮泉的回答则是：

“李北羽——”

雷杀点点头，道：

“葬玉、埋香——，你们看看地上的泥沙的足印……”

足印，有一串已较前方走过的深陷七分；另一串，则一般无二，又轻又淡。

深的，是蒋易修留下！

雷杀沉声道：

“李北羽是个可怕的人……”

萧饮泉身上那股气机瞬间爆发了出来，他大喝，出手，硬生生将一株青松从中打断！

好锐的力道！轰然响中，葬玉、埋香脸色大变，她们总算见到刀斩门八掌老之首，最神秘的萧饮泉出手。

雷杀走过去检查断裂处，摇摇头道：

“还是差了一点！”

萧饮泉似乎恢复了冷静，恭敬道：

“是——”

雷杀闭目沉思半晌，道：

“记得，力之用于劲、于气、于意、于心、于灵！天者合一，天下莫之能御！唯心中无恨、无怒、无嗔、无痴、无利、无名、无一切无明阿堵，方能达到武学禅境。亦唯如此，出手才能无所不至、无所不摧！”

雷杀倏忽睁开眼又道：

“唯一切源于‘无’始，才能达于一切‘有’终！明不

明白——？”

这一趟话，只听得萧饮泉、葬玉、埋香三人如痴如醉，额上冷汗直冒。

但知雷杀创立刀斩门和玉满楼的玉风堂同映；却是今日方知雷杀的武学意境已臻于此！

以“无”杀人，叫人如何可躲？

所以，雷杀的杀手技，才真的是天下第一！

三人方自回味雷杀那席话，雷杀又道：

“哼！本座自洛阳赶来看李北羽这小子，果然没令本座失望！不但是条好汉，而且是个奇材——”

雷杀缓缓叹了一口气接着：

“以方才他的身势，已深得武学中逆来顺受的真谛！哈……，李北羽啊——，李北羽！你当真是‘从来打不赢’嘛——？”

雷杀大笑中，萧饮泉双拳已紧，青筋暴突！

雷杀看了萧饮泉，暗暗一笑；转头朝葬玉、埋香道：

“跟踪李北羽，随时通知本座他的行踪……”

就在雷杀和萧饮泉住入戏水楼的同时，龙门城内另一端的宇文长卿可皱眉了。

第一，宇文湘月不告而别，只托属下来报告是往洛阳而去，目的不明。

第二，则是雷杀和萧饮泉到龙门来，莫非他们的目的和自己一样，想发展在玉风堂身侧自己的势力？

宇文长卿沉声道：

“本盟第二波人员什么时候到？”

“后天晌午时分！”邢器恭敬道：

“现在已然接近洛阳城东侧——”

宇文长卿双目一闪，沉声道：

“下令第二批人员就近驻入洛阳城内。你我现在就启程往洛阳——”

☆ * ☆

☆ * ☆

☆ * ☆

玉满楼和卫九凤含笑的望着他们的女儿。

现在，他们这位宝贝的玉大小姐刁蛮如昔，只是眼中的温柔和沉醉大大表示了有某种的牵挂在。

两夫妻互视一笑，彼此心里明白这个李北羽果然利害，单单是在龙门一夜便可以把这位“鬼神也逃”的玉珊儿治得服服贴贴。

玉满楼的评语是：

“李北羽的打架功夫不但是高手，而他追姑娘的功夫更是毫不含糊——”

李北羽不含糊，杜鹏呢？

☆ * ☆

☆ * ☆

☆ * ☆

小桥亭阁依旧，飞花已埋一园幽香。

杜鹏老远一听到蒋易修的脚步声已然冲了过来，又笑又捶道：

“蒋朋友别来无恙？”

“本来没有——”蒋易修苦笑道：

“被你这一阵毒打给打伤啦——”

杜鹏大笑，瞅向李北羽道：

“秃鸟——，成果如何？”

“差强人意！”李北羽伸个懒腰道：

“凶是凶来凶去……”

杜鹏方自露出明白的表情，后端传来一句：

“鹏哥哥——，鹏哥哥——”

鹏“哥哥”？好亲昵的称呼！

李北羽和蒋易修互视一眼，摇摇头。

只见，那碧荷姑娘已身着一件翠绿锦绣水裙跑了过来，挽住杜鹏道：

“鹏哥哥——，我刚刚煮了小莲子熬人参粥，快来吃嘛——”

声娇人更娇。

显然，李北羽追姑娘的功夫不错，那杜鹏被姑娘追的功夫更好！

杜鹏苦笑，道：

“咱们玉大堂主把这位林小姐认了养女啦——刚刚又跟玉大小姐成了手帕之交……”

李北羽笑道：

“原来姑娘姓林——，芳名是……？”

碧荷一皱眉，将脸颊贴着杜鹏手臂娇道：

“鹏哥哥，你告诉他……”

杜鹏苦笑，道：

“丽芬！丽人迎春波，芬芳自地香的丽芬——”

“林丽芬——”李北羽大笑道：

“好名字……”

“好名字”三个字才说了一半，那林丽芬已指着李北羽的鼻子道：

“好名字就好名字，为什么张开你那口蛀牙看天？”

这么凶？蒋易修已经开始不安了。

一个玉珊儿忒的已经叫人心惊肉跳，再加上这位林二小姐那还得了？

四个人已上了采月居的亭阁，方自坐定要吃那什么小莲子熬人参粥，忽然众人目光一亮，只见我们玉大小姐已换了套小棉袄子滚金边，下方是淡紫湘裙带溜百褶。

这一款款移来，俱叫众人喝了一声彩。

尤其，平素手上那把锋利玉扇已是不见；换之而执的，则是小圆薄纱，彩绘鸳鸯的绫绸扇。

照啊——蒋易修和杜鹏狐疑的左看看玉珊儿、右看看李北羽；那碧荷也是满眼笑意的看着两人。

于是，就在李北羽凝眸注视玉珊儿踏来的时候，另外这三位“插花”的便互使了一眼，心中下的默契是——趁他们两人不注意时，赶快把小莲子熬人参粥吃个精光！

☆ * ☆

☆ * ☆

☆ * ☆

“呃——，呃——，呃——，好饱！”杜鹏连打了三个嗝，拍拍肚皮道：

“秃鸟——，你怎么不吃？”

去你的不吃！哥哥我发觉时已经悔之晚矣！

李北羽骂在心里，口上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我不喜欢吃这个玩意……”

“真的？那太可惜了——”林丽芬掀开一旁的碗盖道：“这儿还有一碗……”

“拿来——”李北羽大叫，义无反顾的“抢”到了手。粥在手上，他却没吃；端到玉珊儿面前道：“给你用！”

声音之温柔，足以滴出水来。

蒋易修惨叫：

“我要昏倒了——”

玉珊儿微微一笑道：

“不——，你吃——男人总是要多吃一点的——”

说完，右皓轻出，摇摇汤匙儿，乘了半匙，在唇前吹了吹，才送到李北羽口去。

“我已经昏倒了——”这回，惨叫的是杜鹏——

李北羽含笑，将那粥吃在口中，忽然脸色一苦，硬吞下去后大叫：

“哥哥我昏了十万八千次啦——谁放了这么多盐巴？”

玉珊儿在笑、林丽芬在笑，连那杜鹏和蒋易修都在笑。现在李北羽可明白了，刚刚两位“好朋友”要“昏倒”的真正意思是什么！

朋友，就是随时不忘帮对方两肋插刀来增加生活情趣！

唉，交友不慎，夫复何言？

李北羽的眼睛突然一亮。

因为，正有两道人影往这亭子而来。

一个是玉楚天，另一个则是百里怜雪！

百里怜雪已经不再有那付七大公子之首的悠闲傲然之气。

他到了玉珊儿的面前，双目一凝道：

“你是不是跟定了这小子？”

这小子指李北羽。

玉珊儿不答，只是柔情万种的又乘了一匙，大大一匙的人参粥送到李北羽唇前。

李北羽能不吃吗？尤其是当着百里怜雪之前，就算穿肠毒药也得一口吞下。

所以，就在他以最大勇气吞下的同时，百里怜雪已转身离去，离开玉风堂！百里怜雪并没有回去百里世家，因为他要等，等九天之后的比武招亲！

所以，他的目标是嵩山脚下；他要用七天七夜的时间来揣摩百里世家绝学中的“圣剑狂战七十二技”！

玉楚天对于这位宝贝妹子的心上人是李北羽李小公子显然很满意。

所以，他提议道：

“今晚，咱们四个男人到群水一游如何？”

玉珊儿可抗议啦：

“为什么我们姐妹不能去？”

“因为二妹子！”二妹子指的当然是林丽芬了。玉楚天叹口气道：

“你知不知道二妹子的身世？”

“丽芬的身世？”玉珊儿讶道：

“妹子的爹娘是……？”

“靖北王林忠义大将军之后！”玉楚天皱眉叹道：

“二妹的爹、娘曾受奸人之害，而被一名魔教高手所杀！据本堂消息，那人已到了洛阳地面——”

林丽芬脸色一激动，急声道：

“那人是谁？”

玉楚天沉吟半晌，才道：

“爹查出的是，黑旗武盟总护法，百年前庞龙莲一脉嫡传的传人，韦悍侯！”

“韦悍侯？”李北羽叹口气道：

“那么，他用的便是‘三天极门’的心法了？”

玉楚天沉重点头，道：

“想不到这失传百年的心法，竟然还有人承传——”

玉珊儿道：

“为什么不准我们去？你的目的其实是要去踩那个韦悍侯的盘子？”

玉楚天叹口气，道：

“另外还有件事，那就是爹、娘今晚要教你们一套防身的手法，以对抗‘三天极门’的杀伤力——”

☆☆☆

☆☆☆

☆☆☆

葬玉和埋香守候在玉风堂外已是日落月升时刻，正商议今晚如何进去找那李北羽。

忽地，一名刀斩门下汉子来报：

“两位特使——，方才王长老传来消息，李北羽和蒋易修、杜鹃、玉楚天等四人，往城北而去！”